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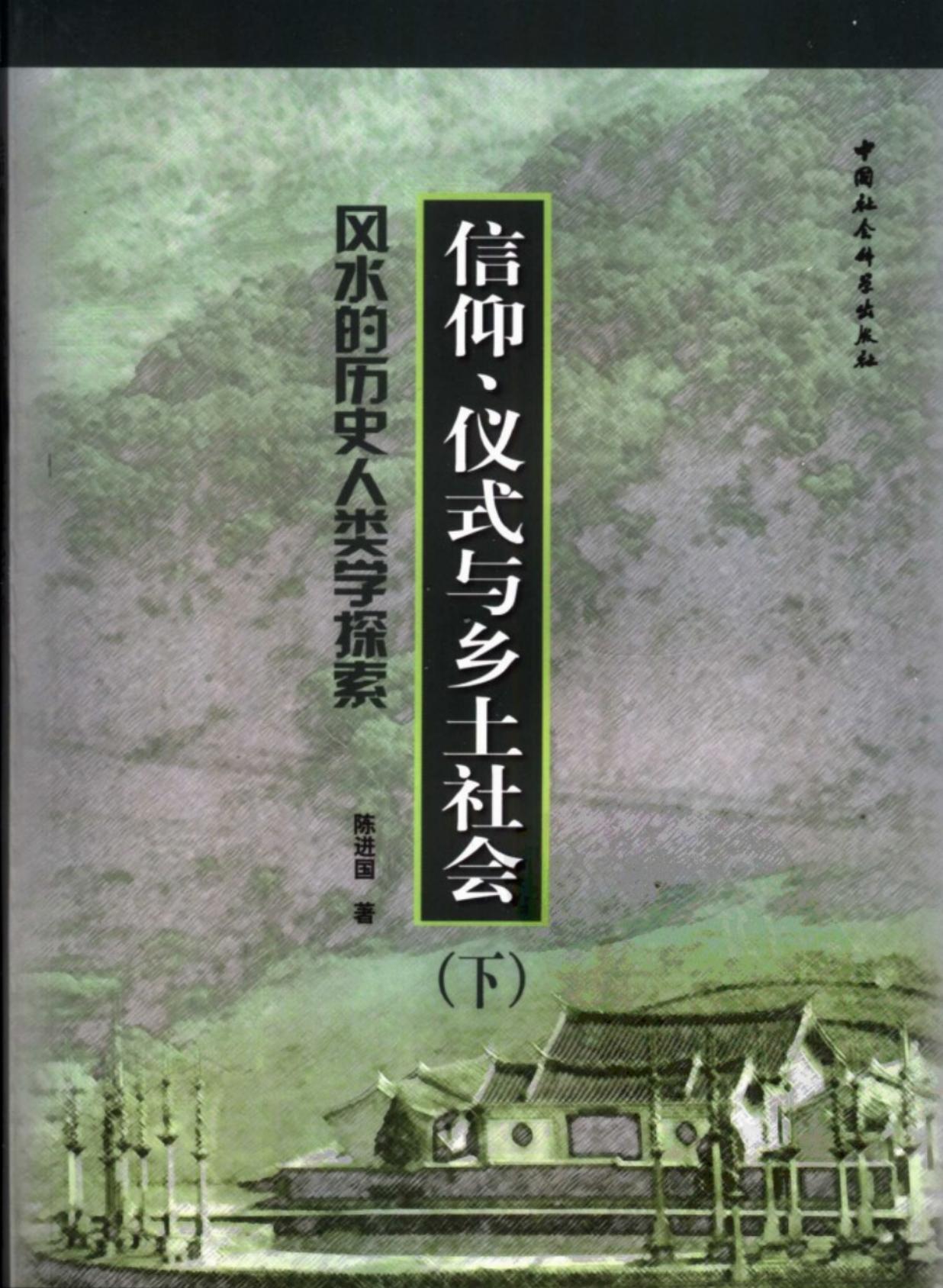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

冈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

陈进国 著

(下)



在大跨度宏观描述中，作者牢牢把握了一种普文化在特定时空中的演变的特定品味。除了宏观描述，作者在对民间通书、寺庙灵签、安镇符咒、念祝仪式、扶乩降笔等文化现象分析过程中，把风水研究纳入了更广阔而细微，也更深入的研究领域……要从这篇论文向前，需要有更深厚的学养。

——马西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书作者从风水信仰入手，采撷东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将生活史、宗教史、家族史、思想史糅合在一起，构筑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从而对于作为中国一个区域的福建的历史状况、社会生活与信仰世界，有较深入和细致的论述。

——葛兆光（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进国博士的著作，基于大量的历史文献、民间乡土文书和亲自调查所获得的田野资料，对漫透于福建地域社会的风水文化体系进行了全面和细致的研究。通过阅读本书，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中国民众的生活文化及其原理的认识和理解。

——周星（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

作者认为，自唐宋以来，由于风水文化的民俗化与仪式化，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使之成为社会记忆的基本形式，从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这一观点富有新意，对于揭示传统社会文化的发展机制具有重要价值。作者立足于历史学本位，吸收了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多学科结合的史学研究范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ISBN 7-5004-5289-6



9 787500 452898 >

ISBN 7-5004-5289-6

定价：65.00元（上、下册）

Belief, Ritual, and Rural Society: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Fengshui in Fujian, China.

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

(下)

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

陈进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北京

下卷 目录

第四章 神圣帷幕：走向民俗化和仪式化的风水	
信仰（Ⅱ） (407)
第一节 不安的诉说：念祝仪式与风水观念的 内敛化.....	(408)
第二节 谦恭的倾听：扶乩活动与风水信仰的 人文化.....	(502)
第五章 理性驱驰：风水信仰与士绅的文化空间构建 (521)
第一节 道乎术乎：士绅与地方学场风水的意义 营造.....	(524)
第二节 公乎私乎：士绅的风水取向与社会经济 变迁.....	(551)
第三节 义乎利乎：士绅的风水信仰根源及 人文心态.....	(573)
第六章 化育无形：风水信仰与乡土社会的秩序整合 (593)
第一节 风水信仰与乡族秩序的议约化： 以契约为证.....	(595)
第二节 风水信仰与家族认同的箭垛化： 以庄氏为例.....	(630)
余 论 生命灵光：多维关系视野中的风水信仰研究 (685)
附录一 明清时期福建风水示禁碑文摘抄 (707)
附录二 福建谱牒风水诉讼案例资料摘抄 (751)
附录三 《晋江古檗山庄题咏集》拓本摘录 (781)

主要征引与参考文献	(793)
后记	(815)
专家推荐意见	(817)



下卷图表索引

图

第四章

- 图 4.1 上杭县南阳镇 M 村“游凳龙”图 (432)
图 4.2 萧氏辉甲公派十七世四房族谱有关“葬大柩”仪轨的
一个案资料 (438)
图 4.3 邹氏第廿世国学生启园公厝图 (441)
图 4.4 至图 4.6 斩草祭坛图 (446)
图 4.7 惠安县张坂镇土名湖尾下的埋金罐（旧穴前） (459)
图 4.8 惠安县山霞镇青山宫后土名狮子山的埋金罐（新穴前）
..... (459)
图 4.9 福安市民间葬仪中的“喝龙”歌 (460)
图 4.10 福建省客家地区出煞破军仪轨中所用
《出破军步七星咒》 (461)
图 4.11 福建省客家地区出煞破军仪轨中所用
《喝煞破军文》 (462)
图 4.12 流传在福安市民间葬仪中的“撒五谷米”歌 (464)
图 4.13 邹氏十九世祖龙川公既是元配马孺人坟图 (466)
图 4.14 汀州府银牌样式 (472)
图 4.15 更葬银牌的永定县白沙始祖墓图 (472)
图 4.16 改葬骨骸及神主的邹氏十世祖林茂公坟图 (477)
图 4.17 葬木主的泉州回族丁氏五世墓图 (479)

图 4.18 长汀县宝珠峰下赖氏得公墓	(479)
图 4.19 滴血于砖改葬的邹氏九世祖坟图	(480)
图 4.20 惠安县山霞镇土名“坑子尾”葬鸡蛋的龟壳墓	(482)
图 4.21 郑氏墓祠图（前祠后墓）	(487)
图 4.22 黄氏墓祠图（前祠后墓）	(487)
图 4.23 黄氏墓庙图（前庙后墓）	(488)
图 4.24 惠安县山霞镇东坑村李姓赐福堂 “风水迁建收支公布”	(490)
图 4.25 清李公祖墓	(494)
图 4.26 清西厝大祖正位神主墓	(494)

第五章

图 5.1 汀州阴塔井碑	(530)
图 5.2 长汀县唐代古井“八卦龙泉”	(530)
图 5.3 泉州“石笋”	(535)
图 5.4 泉州“石笋”碑文	(535)
图 5.5 甘棠堡土图	(542)
图 5.6 云霄城池图	(547)
图 5.7 泉州现存的宋代清净寺	(550)
图 5.8 江西婺源朱文公先生祖地	(574)
图 5.9 建阳朱文公母地图	(576)
图 5.10 建阳蔡西山先生自卜寿藏图	(576)
图 5.11 安溪县李光地祖地图	(578)

第六章

图 6.1 建阳蔡氏九贤祖地图	(614)
图 6.2 悬钟图，永春庄氏早期世系图	(634)
图 6.3 永春庄氏锦绣山图	(636)
图 6.4 永春庄氏五祖驷马山图	(636)
图 6.5 晋江市青阳古山公墓图	(648)
图 6.6 “天湖房”庄氏龟山二世妣墓图	(655)

-
- 图 6.7 “天湖房”庄氏龟山始祖墓图 (658)
图 6.8 “天湖房”庄氏龟山二世祖墓图 (662)
图 6.9 “天湖房”庄氏龟山四世祖墓图 (667)
图 6.10 长汀县朝斗岩罗祖教大姑 LRF 之墓 (680)

表

第六章

- 表 6-1 漳州龟山庄氏天湖房支系营造祠、墓情况 (650-651)



第四章 神圣帷幕： 走向民俗化和仪式化的 风水信仰(Ⅱ)



第一节 不安的诉说：念祝仪式与风水观念的内敛化

人类学者马塞尔·莫斯指出：在巫术口头仪式中，“言语与行为绝对是等价的”。^[1]言语与身体、器物一样，是区分圣俗和表达观念、信仰的工具和方式，是构成宗教祭祀礼仪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信仰鬼神者而言，鬼神崇拜属于自明性的、有意向性的意识，是对某物（鬼神）之实在性的信仰或体验，因此正确而完整的祭祀话语不仅承载着特定区域历史的观念、信仰信息，而且传递和实施了某种约定俗成的神秘力量，甚至能够发挥信仰者所期待的施事功效。^[2]祭祀话语本身的仪礼和施事本质以及举行祭祀的时空限定，都规定了它在形式上的简约化、格式化和地域化的特征。通过分析祭祀仪式及话语，可以了解区域历史中的人们是如何将自我设定的意义有效地加诸于外在世界以及最终又反馈于自身的，是如何借此追溯历史，规划未来，合理地寻求自然秩序与生命秩序的和谐一致的。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对鬼神以及鬼神祭祀的信仰相当普遍，与祭祀相关的祝祷仪式也非常发达。在祝祷活动中，古人经常要颂念符合一定科式的韵文（多用四六文句）。如《礼记·郊特性》就记录了一种古老的祭祀祝祷辞（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早期儒家对鬼神观念及祭祀活动亦进行了深刻的人文反思。如《礼记·中庸》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论语·八佾》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汉唐以来，道教的祭祀仪式亦重视格式化语辞的设定，以期有效和良性地沟通人与鬼神、祖先的关系。如早期正一道章醮仪式拜奏章或祝文，唐宋道派斋醮仪式颂青词或绿章等。斋仪青词告哀请宥，述建斋之所祷；醮谢青词则奏斋修有阙，乞求谢过。在安坟镇宅科仪中，奏章更不可欠缺。如《赤松子章历》卷五附有《大醮宅章》。^[3]随着西域佛教“化中国”和“中国化”，特别是民俗佛教（Folk Buddhism）的深耕和扩张，佛门安镇科仪也借用祝文以谀

颂鬼神。如敦煌文书载有“建(入、镇)宅文”、“上梁文”、“临圹文”等僧道作品。^[4]而各类安镇科仪所渗入的风水祭祝语辞亦表明：在事生事死实践中，风水知识、观念已逐渐内敛化为一种思维定势或构成区域文化模式的一部分；约定俗成的安镇仪式话语是表述、指称和传承风水观念、信仰的重要媒介，使得风水信仰与神圣性的活动有了更密切的关联。

民间安坟镇宅中的祭祀仪式和祭祀话语无疑属于一种特定的施事语言，属于一种典型的符号表象形式，特别是仪式行为的无限的重演性质，“先在”地规定了风水知识和观念“因土成俗”的现实可

- [1] [法]马塞尔·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余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8页。另[美]米尔恰·伊利亚德亦曰：“语言被赋予了巫术—宗教的价值。某些姿势已经透露出某种神力或宇宙‘奥秘’的显现。……语言越是完善，它所具有的巫术—宗教的能力也就越强大。语一出口就具有了一种难以磨灭的力量。类似的信仰仍存在于一些原始和民间的文化之中。在一些更复杂的社会中，我们也可以从颂文、讽刺、诅咒及谴责等巫术术语的仪式功能中找到类似的信仰。对于作为一种巫术—宗教力量的文字所具有的极具刺激性的体验有时可以使人确信，语言能够达到几乎与仪式行为同样的效果。”（参见氏著：《宗教思想史》，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7—28页）
- [2] 有关巫术或宗教仪式话语的“实施”本性问题，还可参照J.S.坦比阿：《论巫术行为的形式和意义》，载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坦比阿借鉴了奥斯汀的“施事话语”的概念来阐释思维与行为的紧密关联。
- [3] 《大雕宅章》称：“一切神灵，从立宅以来，未曾章雕，今选吉辰良日，谨于中庭，安镇法座，铺陈质信，以表宅上十二时辰，分解禁忌，谨为伏地拜章一通。”（《道藏》第11册，文物出版社[北京]、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
- [4] 例如，编号台湾103号的“入新宅”文曰：“其家宅乃阴阳合会，龟兆相扶，八卦吉祥，五筮(行)通利。四方平正，八表堪居，离、坎分南北之堂，震、兑置东西之室。左青龙，右白虎，妙恢乾坤[之规]；前朱雀，后玄武(武)，雅合阴阳之道。惟愿入宅已后，金龙绕宅，玉凤衔瑚，天垂马脑。四王持剑，斩研军；入八部冥加，荡除魑魅。”斯5573号“临圹文”曰：“遂能卜善地以安坟，选吉祥而置墓，于是降延诸众，就此荒劫(郊)，奉为亡灵临旷(圹)追福。”（分别见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648页、第794页）《押衙邓存庆外镇宅文》、《敦煌王曹廷禄外镇宅文》等则是民间道士为人设雕镇宅的文书。（校文可参见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6—241页）

能性。通过反复的“身体实践”⁽¹⁾和庄重的“话语实践”，参与者有效地衍成了指向地域神灵或祖先的“实在性”的信仰，并“回溯性”地将风水信仰行为加以合理化和习俗化，从而塑造了一个关涉其事生、事死的宇宙和生命秩序的文化图像。这种有关风水信仰的社会记忆形式，与其说成形于近世地域社会多元文化的汇流，毋宁称渊源于先秦的数术传统。如何克服思维模式的“逆溯的误差”（环节跳跃、情景误植、甚至倒果为因）⁽²⁾，从近人梦里呓语中倾听古人的声音，乃是反思“潜伏”于风水信仰之中的文化深层结构、观念形态的方便法门。毕竟，不断增删的社会记忆总是建立在连续性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本节所谓的“念祝仪式”概念，指从事安宅和镇墓活动中启奏神灵或祖先念诵祝文的行为；“请祝仪式”指竖造活动（闽人通称“起厝”或“做屋”）中的念祝行为；“祭祀仪式”指丧葬活动（闽人通称“做风水”）中的念祝行为。由于鬼神、祖先均被视为在阴阳两界之间来回地游离或驻足，安镇活动中请祝与祭祀所指向的神灵对象经常是重叠的，这些概念的区别只是分析的善巧而已。为避免正文烦琐，祝辞原文大多置于脚注中。另文中所引民间文献有异字者，照旧。

一 竖造请祝仪式与日常生活秩序的构建

诚如前文所述，随着道教特别是符箓道派的“化民俗”和“民俗化”，各种安镇符咒法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中国东南地区民间流行的竖造请祝仪轨已难以寻其本源，但基本可以判断，其是北方传统信仰、观念与闽中土著习俗的混合衍生体。受地域自然和文化生态影响，不同族群的竖造仪式是有差异的，但蕴藏于其中的观念谱系和信仰模式却基本一致。风水信仰与鬼神或祖先崇拜在竖造仪式中互为交织、贯穿始终，参与塑造和巩固了各地域社会的文化模式，从一个方面范导了人们的实用文化需求和祈福去邪的心理定势。

“客家人”和“闽南人”（福佬人）是由北方中原汉民和福建土著居民长期融合而形成的两大民系（族群）。在走向“土著化”或“在地化”的过程中，两大民系储存着许多先祖辟山讨海的社会记忆，形成了许多累叠的文化图层，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地挖掘，才有可能剥离出其原初

的功能形态和象征意义。明清以来，福建人地矛盾越加突出，闽客人大量朝省外、海外迁移，也带去故土的观念形态、信仰习俗，因此，比较和分析两大民系的竖造仪式，并非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探险。我们的关注点在于，面对持续的移民迁徙及文化生态变异，积淀于地域群体之中的传统信仰习俗如何构成神秘的文化内驱力，参与塑造区域群体的自我认同、人格特质及文化模式。

福建各地的竖造过程大同小异，如闽南(起厝)：择(选)地、择日课、动土平基、起基立磉、安门、安砖、出煞、升梁、系八卦、呼龙、合脊、放水涵、合大门、辞土、安土地公、入宅归火等；客家(做屋)：择地、择日课、动土平基、起基定磉、砌墙、行墙、搁架、安师请神、出煞、上梁、呼龙、放粮米、盖瓦片、做门栏、放水开井、入火等。那些带着“土气”的民间文化人——诸如风水先生、择日先生、应酬先生(礼生)、木匠、石匠、泥水匠等，大都是精通竖造仪轨和信仰禁忌的“仪式专家”。他们将传统理念融入谋生手段之中，言传身教，促进了各类信仰习俗转化为“地方意识”的进程。

就竖造程序中的各种礼仪而言，人们很难判断它们究竟是属于克服生存危机的转换(通过)仪式，还是属于巩固本有或将来之生存状态的强化仪式。这些仪式行为往往带着兼容混合型的特征，或可强曰“综合仪式”。所谓“民，神之主也”，乡土中国“人神杂糅”的社会记忆倾向，属于人性化

[1] 关于“社会记忆”、“身体实践”概念，参照[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社会记忆”与学术界常用的“集体无意识”、“集体记忆”、“习惯记忆”、“惯习”等是相近的概念，本文所说的“社会记忆”，是一个包括集体和个体的历史与想像的概念。“身体实践”指习惯性记忆(不是认知记忆)在身体中的积淀，包括体化(incorporating)实践(如对文化特有的姿势的记忆等)、刻写(inscribing)实践(用来储存和检索信息的现代手段等，如字母系统)。

[2] 关于“逆溯的误差”概念，参考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稿)，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页。

的神性揣度，人与化育于其中的宇宙秩序并非决然割离，神灵的世界往往是人的世界的模拟，因此人神互动模式实际上是社会互动模式的翻版。各类竖造仪式特别是念祝本身已先在地设定一种人神互动的模式，任何从宗教意义和功能角度所做的分析绝非无关紧要。

(一) 动土(平基、立基)和起基仪式(定磉、放石脚)

动土，或曰破土、平基、立基，是一种修建房屋时在宅基地上请神、动锄的仪式。起基，又叫下基、定磉、放石脚，指确定坐山朝向后在宅基地上置放第一块下脚石的仪式，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奠基”。在战国秦汉时期，民间社会已相当注重动土和起基的时空宜忌，盛行各类厌胜之术。《论衡·谈时篇》释曰：“世俗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土忌”(24 贰)条谓“凡甲申、乙酉绝天气，不可起土攻(功)，不死必亡”^[1]；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土忌”(简 104—105 正民：壹、106 正；107—109 正：壹、129—142 背)称土徼(土地神巡察)日或土神日“不可为土攻(功)”，“门”条(143—144 背)曰四敷日不可“起垣、彻屋及杀”^[2]；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室忌”(110)、“盖屋”(112)、“盖忌”(114)也言及筑室、盖屋的宜忌。^[3]另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提到“室忌”——四时畜(帝)，用“式图”所见的干支之位来表示盖屋室的方向吉凶。如春：甲、乙和寅、卯、辰；夏：丙、丁和巳、午、未；秋：庚、辛和申、酉、戌；冬：壬、癸和亥、子、丑^[4]；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之“畜”(96—99 正：壹、贰；95 正：贰；96—98 正：叁)亦讲到起室、穿门、筑垣等的时空禁忌。^[5]

无论是动土还是立基仪式，实质上兼含着对某一自然时空的人文化和宗教化设定。在天人合一的思维范式之下，人的生存状态(吉凶祸福)受制于特定的时空的建构。因此，仪式背后的信仰取向，其实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心态反映。

1. 动土仪式

动土之前，民间风水先生(由于风水术与择日术的天然结合，择课也是风水先生的生计之一)应先勘察宅基地址，阡定坐山朝向、较定分金、度数等，并根据勘察结果择定竖造程序的吉日良时，方可施工。如果要表示更慎重的话，东家还要到境主(也叫当境神，范围可大可小，

有村境主，也有县境主)前答杯、抽签，由“神判”来确定建宅事宜。各地遵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动土日辰除应该与宅基的方位干支相合外，还应与东家的男丁或女主事的年庚(生年)相合。不得已的情况下，犯冲的男丁必须回避，但动土日辰绝不能与主持家政的家主年庚“犯冲”。

福建各地的动土禁忌习俗非常发达，因为动土是建阳宅的“头出戏”(闽南语，重要的开头之意)，追求“好彩头”(闽南话，吉兆之意)是基层民众的普遍心态。民间通书一般都会规定年中动土平基仪式的日辰宜忌及操作规范，以防止损伤宅地的风水气运。如《洪潮和通书》除列有许多时令忌例、俗忌外^[6]，还规定了动土方位的注意事项：“所有动土、破土起手宜从坐山起锄，若从地支，山家从兼处起手。苟兼处不同，卦山须防大小月建并剑锋之类，亦不能乱动。”^[7]

闽南人：原泉州府各县市的“起厝”动土仪式大同小异。据惠安县山霞镇东坑村风水先生LDX氏介绍^[8]，东家事先应该准备两枝宽约十厘米，长一百二十厘米的新杉木（曾使用过的不行，木纹倒插的也不可），又称

- [1]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67页。
- [2] 同上书，第81、166页、168页。
- [3] 同上书，第215—217页。
- [4]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稿)，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 [5]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77—78页。
- [6] 如该堂的动土《碎金赋》曰：“细谈动土与君听(编集碎金赋，为后人张网)，好似怀胎未见形(动土如受胎，未见男女形)。白地中宫何处认(新地无方偶可认何有中)，坐山为主检分明(动土安分金，石主在坐山)。如逢旧基重翻盖(旧屋倒堂须查有无换基)，基址应教月建停(基址另换则须以新宅论)。日辰仍要寻清吉(先论山头后查日辰清吉)，月破受死不安宁(月破受死均大凶不可用)。土符土府地囊杀(此三条亦忌动土之忌神)，天贼天火天瘟星(宜忌抽法可看动土忌例)。正四废日真灭没(正四废并真灭没亦大忌)，戊己土王邻不灵(戊己二日在土王后大凶)。黄帝土公死葬日(此条宪书不忌，通书则忌)，庚时启土业凋零(庚时惟忌动土，其余不忌)。”(继成堂三房编印：《克择讲义》第6期，民国年间刊本，泉州闽台关系史博物馆藏)
- [7] 继成堂三房编印：《克择讲义》第10期，民国年间刊本，泉州闽台关系史博物馆藏。
- [8] LDX，民国三十二年(1943)生，初中文化，风水先生，访谈时间：2003年11月5日(访谈地点：泉州市金星大酒店)、12月17日、18日(访谈地点：惠安县山霞镇东坑村)。

“分金杙(keih)”,其下部裁成尖角,分插于宅基地中轴线前后。在插分金杙之前,宅基地中央应安一个装满白米的盘子,风水先生神情肃穆,轻置罗经于上,观察来山去水,确定坐山朝向。两根分金杙各有特定的符号指称意义,前为张坚固(张状元),后为李定度(李状元)皆属办理“地券”、定夺方位朝向的神祇。插好分金杙后,泥水匠应在大约是后厅的位置插上“土地公神位”或“福德正神”牌位。时辰一到,东家在土地公神位前备好三牲(猪头、鱿鱼、鱼卷或熟鱼,敬献天公和土地公)、酒礼(三杯酒、三支香)、碗菜(十二碗熟食,素荤皆可,敬献地基主)等。贫家的动土仪式相对简单,东家点上三支香,默祝简洁的祝辞。倘若是做旧式的建筑,如“五间张”大厝(指有上下厅、过水的房子)或祠堂,为了“净化”空间(百杀消藏),事先必须撰写正规的祝文,以欢谀神祇。^[1]随后东家用锄头在宅基坐山上破三下或八下,并卜筶吉凶,非信杯不可,表示征得神明对宅基地所有权的认可。接着,烧大金纸、放鞭炮,顺着“金灰”浇一圈酒水,以示圆满顺利。据刘浩然研究,晋江也有在动土后安插土地公牌位的,并由泥水匠诵唱土地祝文。^[2]在施工期间,逢农历初二、十六,东家必须敬备果品、香烛拜祭土地,但生肖属虎的人及孕妇禁止祭拜。

客家人:客家人亦重视“起屋”的仪轨。客家住谚云:“唔(不)识字怨爹娘,唔会赚钱怨屋场。”风水先生定桩并选好吉日良辰之后,东家在拟建的“屋场”前备好三牲、酒礼、香烛,默向杨公(风水祖师杨筠松)和土地祷告,并卜圣筶。随后,风水先生于来龙坐山上竖符柱、立杨公符木(符顶)或“杨公先师”、“杨公菩萨”牌位,并密颂杨公符咒,在鞭炮中割鸡“发彩”祭符木。竣工之前,逢农历初一、十五,东家应祭拜杨公符木。有些地方仪式较简化,仅竖一根木桩或竹片,贴杨公符于顶端,系上红布即可。在上杭县南阳镇南坑村和长汀县大同镇黄屋村,当地人在旧房翻新时还使用“犁头符”,即用红纸包住旧犁头,插在旧屋厅堂神位下的沙土中,上书“土地龙神之神位”或“土地龙神香座”,每日早晚烧香敬茶,农历初一、十五敬酒。永定县民间也安奉土地公牌位,俗称“起谱”。靠近客家的漳州福佬人动土时也祭杨公符木。此外,若是旧地,或者担心宅基不吉,还得祭地主、家神(祖先),烧“阳券文”。因

“起屋”是大事，相关的礼俗事宜应由当地的应酬先生（礼生）来全权操办。在长汀县一带，有时并非由东家而是由礼生（有些礼生本身是火居道士或风水先生）来主持拜土仪轨。如流行于长汀、上杭等地的《应酬通俗大全》，便录有《起屋祭杨公文》和《起屋告土神文》。^[3]

2. 起基仪式

闽南民谚曰：“分金差一分，好坏（吉凶——引者注）分房分。”客家民谚曰：“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内隔一条线，外差万重山。”起基立磉更切紧于动土起基，动土“好似怀胎未见形”，代表着宅舍刚有坐向之稽而未有形体之立，而起基“好似婴孩与早禾”，要确立的是屋宇总的形体架构和坐山立向吉凶。例如，泉州继成堂通书既设定各种起基的日

[1] LDX提供的两种动土祝文如下：

1. “×县×镇×村信男xxx拟起造住宅一幢，坐×山朝×向，现择吉于×年×月×日×时动土兴工起坐，祈求神明在施工中保佑工匠家人平安顺利，日后竣工，当再虔备牲礼果酒叩谢。”
2. “伏维日吉时良，天地开张，立地焚香，直达天庭，香烟阵阵，请神降灵；香烟袅袅，请神驾临。岁次×年×月×日×省×县×镇×村信男xxx因兴建住宅，特请地师选此吉地，拜立×山×向分金×，择吉日破土兴工，现虔备三牲、酒礼、果蔬、香烛、大金等供品恭迎过往神明、本山土地、历代地理祖师、张李二分金仙师同临，保佑千祥云集，百杀消藏，施工顺利，×氏合家添丁进财，代代科甲连绵，世世兴隆不替，发福无穷，为祝为祷。”

[2] 刘浩然书中的祝文式（参见氏著：《闽南侨乡风情节录》，香港闽南人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129页）：1. “日吉时良天地正，五方土地安自在。二十四山行大利，帮助宅主是应该。”2. “五谷来下种，大厝坐正龙，人丁真昌盛，子孙万年兴。”

3. 1. 起屋告土神文：“本山后土福德正神位前碗曰：恭维尊神，执掌坤兴，权司土德，中央镇静，位擅之行，福祉崇隆，位列三星之首，溯神恩之浩荡，知土德之宏深，兹当竖造，用伸告虔，宾陈薄馈，敬表征恍，伏愿念酒浆而降福祿，家道兴隆，护宅第而锡鸿庥，人物昌盛，地灵人灵亿万斯年。”
2. 起屋祭杨公文：“唐朝钦奉杨、曾、廖、阴阳会上一十八代仙之神位前碗曰：惟师术精堪舆，深究地理之秘，业棕青囊，能造人间之福，救贫有诀，参造化于无穷；济世为心，移乾坤于有象。兹者xxx等为祖造宅（祠），上答宗先，凶神恶杀，悉蒙驱唱之功；吉曜福星，咸蒙安排之法。爰具菲仪，用伸虔告；伏惟介以景福，俾椒聊之蕃衍，锡以纯嘏卜瓜之绵延。”（上杭县南阳镇灵应坛道士、礼生陈观宝提供）